



吟光

作家、跨媒介创作者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港漂记忆拼图》《天海小巷》《上山》。曾获中国网络文学年度新人、第十届“十月诗会”青年诗人称号。

“有位科幻作家说，想象力，是一种属于神的力量。很幸运，你们人类也有。”

在魔法学院的舞台上，高高的、不断变换的台阶，你孤身一人，把头靠在扶手上，用长长的黑袍遮掩住自己，躲进光打不到的阴影里，偷听同学们议论着、嘲笑着你：“他是黑魔王的遗腹子……那个被诅咒的孩子！”“他没有朋友！唯一的朋友也抛弃他了！”

在人前，你是那么温文，但心里清楚，从一出生你就活在谣言非议当中——你的家族给你荣耀，也让你背负骂名。甚至你的温润有礼也是训练出来，实际上你天生说话有些结巴，声音嘶哑，又颇为话痨，经常坐立不安，难以集中精力，肢体还会不受控制地摆动，其实都是多动症的症状。所以你看见一入校也受到排挤的同学就像见到同类，下意识地想给他一些温暖：“你可以到我旁边来。”

“绿色是一种让人心静的颜色，不是吗？我的意思是红色也很好，很张扬，但问题是——据说会让人有点接近疯狂。”你爱穿绿色的衣服，那是你所在学院的颜色，也让你在发病的时候能沉静下来。就像你也喜欢仰望天边的宇宙树，巨大直插云霄，每次靠近的时候，你会油然感到一股酥麻能量，从心脏向四肢蹿去。据说那是连接神界和人界的梯子，是“整个世界都可以为之欢欣的树”，它的存亡与诸神的命运紧密相关。

但你的朋友喜欢红色，更爱冒险，这让你有些苦恼，有时也萌生争端。你暗恋的姑娘眼里甚至看不到自己，被诅咒的孩子还配喜欢的人吗？所以唯一的朋友就成了唯一的温暖。咒语引燃火焰的时刻，总是让你躁动难安，下意识想要逃离。但友谊的温度，又让你忍不住想靠近。

身处魔法世界，似乎应该适应多元时空的设定。在混乱的印象中，你的童年有很多版本，而其中一个版本是没有朋友。于是为了脱离这个版本，你宁愿使用“时间转换器”：转换器中隐藏着巨大的能量，一旦被唤醒，它将撕裂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。在你转动表盘的那刻，所有钟表的时针、分针、秒针同时“哒哒”跃动，机械装置发出轰鸣声，灯光交织如涟漪般荡漾，将周围的空间拉扯得扭曲，连带宇宙树都在剧烈晃动——你感觉到一阵强烈的推力，似乎要从这个世界剥离。你紧紧握住手中的转换器，指针在眼前加速旋转，直到全部模糊成一片。

谁知道你们用时间转换器穿越了时空，试图改变过去，却引发了巨大的灾祸——黑魔王的狰狞面孔上挂着讥笑，他毁掉了你们唯一的回家之路，将唯一的时间转换器化为灰烬，你和朋友都回不去了！

你向朋友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！必须想办法通知父母。”你们紧紧握住彼此的手，将希望寄托在信息的传递上。但宇宙是那么的广阔和混沌，父母能否收到求救信息，能否及时赶来救你们？你无法知道，只能等待，只能祈祷。

风是静止的，但时空在轻微晃动，当你再次睁开眼时，眼前的世界已然不同。

## 二

你从池水中爬了出来，眼见溅起的水花打到前排观众的脸上。冰冷的池水仿佛是时间的镜子，一瞬间，你从魔法世界跌落到了现实的舞台上。湿漉漉的衬衫和头发贴在身上，冷得你直发抖。

空气的味道是凝结的味道，戏院坐满人的气息。你的意识如同轻纱被掀起，回到了这场魔法表演的演员身份。

画面变成了剧场的后台，所有的魔法原来都是障眼魔术：高空威亚、大变活人、机关门，剧组甚至聘请了一位专业魔术师做指导顾问，保证视觉效果，飞起来的时候前排观众都看不到威亚。道具也是专业的，宇宙树，就是搬来了现实中的一棵大树，树叶青绿，枝条茂密，一直延伸到剧场的圆拱形穹顶。那段时间转换穿越更是重头戏，机械、光、影、声音四者交织，时空变得可触可感，形成一场宏大的视听盛宴，被评为“继承了传统的舞台美术技法”——而此刻的你站在幕后瑟瑟发抖：因为时空穿越需要从池水里出来，每次表演的时候都是真水。助理用毛巾裹住你，服装老师迅速给你换衣服，你闭上眼，竭力忍住打战的牙齿，保持角色的状态。

你是年轻的戏剧毕业生，观众眼里冉冉升起的西区新星，每次演出之后，偶尔也有零散的粉丝前来要签名合影，新剧上演的时候，也有媒体做过专访。你堆起接受过训练的满脸的笑，笑起来像剧中那样真挚、那样甜丝丝。

有女孩低声跟你说：“你在舞台上的每一个表情、每一个动作，我都看到你投入了多少感情！你真的很善于表达自己！”“是吗？”你喜忧参半，“谢谢你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。”

然而很快，当晚她来加你的社交媒体，你感到被监视的恐

## 科幻小说

# 似假如真

■吟光



朱晓闻

## 名家推荐

吟光的短篇小说《似假如真》仿佛一面多棱镜，同时折射出超越角色、空间、意境、语境的交互式陈述，令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座提供沉浸式体验的先锋剧场，而非仅仅面对平面的二维文字。作为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跨媒体艺术家，吟光对小说载体的创新性探索聚焦于形式和内容的双螺旋对话，就像DNA结构那般互补、互相成就。这种不拘一格的科幻写作思路，恰恰体现了作家对于“未来”这一概念的大胆畅想——未来是无限的，而这种无限的可能性来源于我们自身对既定概念和格局的突破，通过再生与穿越，人类、科技及未来之间的平衡点，或许正在于《似假如真》中所体现的超然的理解与关爱。

惧。你知道她都是善意，甚至怀揣着少女的盼望，所以忍不住回复了一次。但你更知道，自己作为ADHD（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）患者，走出的每一步都比别人难。不回复或者迟回复的信息，堆叠得像炸弹一般让你焦虑。恐慌到不知所措，压力加剧的时候，更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你能够感到安全的时刻就是在角色中，躲在角色后面，释放喜怒哀乐——真的很惧怕啊，就像扮演的魔法男孩一样，如此地依恋朋友，却心中隐埋忧患：你是不是被诅咒的孩子？有一天他们发现你的真相，还会接受你吗？仿佛你就是他，对他的细微体悟都一一察觉如真，连多动症的病状都兼备了。

在剧中，你和朋友穿越时空以后遇到危机，幸而你们的父母及时赶来救场，但是因此，父亲也要面对他人生的坎：童年时，他的父母被黑魔王杀死，他自此成为孤儿。你们的经历印证了不能改变过去已经发生的事，否则会引发蝴蝶效应。所以他即便近在咫尺，却不能拯救亲人，而必须要亲眼见证这场杀戮的不可避免！

在魔法设定里，杀人的咒语会亮起强光。当后台设备被调整，舞台灯光如闪电一般穿过演员的面部，仿佛真的在场景中引爆了魔法咒语。紧接着，一声声惨叫被播放出来，那是从骨髓里挤压出的痛苦，如同一把锐刀直插听者的心脏。

舞台中央，扮演父亲的演员跪在那里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却什么也做不了，庞大的宇宙树在他身后沉默凝视。他的手颤抖着，垂下头，摘下眼镜，在黑暗中痛哭、哀嚎，你走向他，抱住那颤抖的身体，尽管明知这只是一场戏，但你的心却被他真实的情绪所感染。

你的泪水滑过面颊，落在他的肩头，你们的呼吸交融在一起，心跳共鸣着。你明白，虽然是戏，你们却触动了最深处的情感，在现实与虚幻中感受到生与死的交替，感受到这个即将破碎的世界。哪个世界更真实？或者说，哪个才是更真实的你自己？

尽量代入角色是演员应当做的本分，但这感觉竟然这么强烈！头好像还有点晕，也许是隐形眼镜戴久了的缘故，也许肉体器官模拟久了，也会影响灵魂的感应？

舞台的灯光再次闪烁，你下意识按了按太阳穴，就在那刻，世界融为一片模糊的光影——隐形眼镜紧贴着双眼，就像时间转换器真的出现一样，眼前景象变换，虚拟的物体和现实的景象混合在一起，带入新的维度。

## 三

吹过建筑物的风听起来像在地铁隧道，无人机飞驰而过的声音是一场大雨。你的身份在瞬间转变，成为了回家的中年女性观众，刚刚看完一场关于多重宇宙空间的混合现实演出。极致的舞台效果让你印象深刻，岸然挺立的宇宙树覆盖天地，你仿佛坐在一个透明的皮划艇里，现实和虚拟合二为一。表演结束以后回想起来，那种体感还是让你汗毛倒竖，紧握着行李箱的手在微微颤抖。

虽然你住在城市的边郊，每天要通勤几小时，但也在观察这座城市不是吗？曼城的剑梅街通道总共六个出口，不知道下一秒会走出什么身份、年龄、肤色的陌生人，就像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在哪里。你喜欢这里，喜欢这种混乱的生命力，多元种族和群体都可以自由茂密生长，通道中心的柱子旁悄悄住着的流浪汉，也不会有人来驱赶。

你西装笔挺，工整地走过蜿蜒石板路和草坪，色彩纷乱的涂鸦叠花纹。你回忆起从巴塞罗那到曼城的旅程，从学生时代念书到投身于艺术行业，从单身到组建家庭，一直未变的是你永葆好奇的心态。你在欧洲各城的美术馆之间辗转，追寻灵感的轨迹，游荡荡荡，就像古典吟游诗人来到了现代。历史上，吟游诗人奏起有魔力的竖琴，对日颂唱，路过黄昏的田埂或贵族的家宴，有时荒凉有时热闹。他们异域游走，收集地方传说，

进行重述与颂唱，是历史与艺术的守护者。

演出前，你与做研究的朋友共进晚餐，她激动地向你推荐沉浸式戏剧《你我梆梆车》，一种全新的艺术形态：“试想，你是被要求在无麻醉下为病人截肢的外科医生，或成为一个面临陌生炸弹的排雷专家，又或者是向冷漠官僚介绍前瞻性计划的建筑师，是在充满得意的人群前与死敌battle的说唱歌手，前一刻你突然出现在下议院的竞选讲台上，下一秒发现自己在深夜施粥处排队……这太神奇了，不是一生难忘的旅程，是需要好几辈子才能有的体验！”她手中刀叉随着她的语调上下飞舞，让人感受到主人的激动。

也许你曾以为只是戏剧演出，但现在发现，正是身处的景观。连莎士比亚剧场都推出了虚拟体验场次。也许是时候改变了。所以你去看过了那场魔法表演。

你向来是先锋派的拥趸，最反感常规的桥段定式。你口中常挂着的话是：“无趣的俗套，无法令人心动。”这场戏，却让你惊讶。戏里还有不少套路，比如结尾高潮处主角穿越回过去，只能目睹亲人被害而无法拯救，事后被评论广为诟病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当主角无力地跪在地上的那刻，你不得不承认，你被击中了。

你告诉自己，这是因为演员的杰出表演，他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眼神，悲痛和绝望，逼真到让你忘记这是一场戏。还有充满感染力的声光电效果，那闪电般刺眼的光线，刺耳的惨叫声，震动的音效，高耸的巨树，都使你无法从场景中逃脱。你坐在观众席上，看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，看着主角的痛苦和绝望，想起了自己的亲人，想起了自己的过去。

你感到困惑，为什么你明明是观众，却隐约感应到自己曾是剧中的角色，又是那个演戏的人，被带入了戏中，目睹那一幕悲剧的发生？这种交互体验，仿佛界限被打破，也太真实了吧！你摘下金边眼镜，摇了摇头，眩晕的感觉好多了，世界从虚幻中解放出来，思绪重新定位到现实的坐标轴上。

随着你心中微动，脚下坚实的地面突然开始移动，不断向前倾斜，像保龄球的底部铺上了地毯。以石板路为边界，你身处的这边，通道的一侧开始追逐另一侧，身后的建筑在360度旋转，把原本竖立的立面，转换成地面。

## 四

好像很久以前梦过这里，你有预感上辈子是一棵树。生长在剑桥的郊外，远望着赛艇、家居小船和游人如织——都是些极聪明的人。但你不是，你甚至不是人。你的今生就是一棵树，没有意识，不会思考。任凭东西南北哪个方向的风，不断吹拂着枝条。

虽然如此，你会观察。你记得曾被人搬到舞台上，成为一道静静的背景，一个默然的观察者，见证着戏的开场和落幕。“看啊，那不就是万物起源的世界之树吗？它萌生于过去，繁衍于现在，延展到未来！”一个演员指着你，他记得你，记得你曾是回忆的一部分。你也看着他，看他如何在生活的困境中挣扎，在生死的纠葛中痛苦。传说中的宇宙树联通无限，能看到宇宙的全貌，如果它真的存在，其实也能联通到你吧？

直到后来你被道具师挪开，迁回了河边：“让它回到生长的地方！”那位名叫“都禾”的少女，爱将木色的亚麻裙穿在身上，仿佛暮色披挂。她在暮色当中走来，一捋鬓发，穿梭在这个城市的混合现实之中。

都不是唯一一把你当作同类的人，常来你身边，与树亲近，与人寡合，仿佛从木头里面能汲取能量。所以你对她的印象也深。那女孩有时挂着泪痕，进行自我剖析：“我恨自己，心慈手软，明明知道他的不检点。也恨自己太过自信，爱和恨都不留余地地表现出来。”有时坐在草丛里发呆，直到终于想通：“不过是离婚，有什么大不了？我自己带着孩子，什么都能度过来！”但更多时候，还是对生活妥协——她一只手拎着巨大的购物

袋，一只手举着电话，满脸都是焦急：“宝宝烧得怎么样了？那好，爸爸一会儿就去接他！好的好的，麻烦老师了！”

做人太累。看遍了人类的喜怒哀乐，你会觉得，还是做一棵树好。或者也可以是一朵落花，一株草，是小路尽头的湖水，是天边变幻的白云……纵化大浪中，魂气与山同。

城市忽然渐渐落落下起雨来，无差别地落在万物之上，打乱了电流，也打乱了人心。你眼见在这寂寞湖边，无数秘密滋长的树荫之下，时空穿流了过去和未来：有旗袍走过，西装走过，晚礼服走过，睡衣走过，哭也走过，大笑走过，花也走过，树在走过，天空裹挟着石头走过，爱和痛苦一起走过，那么未来，仿生人就不会走过吗？

雨下到一半，另一个路人走了过去，又是在跟手机说话：“你知道那场惊艳世人的《你我梆梆车》妙在哪里吗？不只是把‘沉浸式’用到了极致，更是让人体会到一个主旨：好好爱每个人，爱陌生人，因为所有人都是伟大的……所以形式与内容的合一很重要，就像我的这篇小说一样！”

天又很快放晴，太阳出来了。都禾站在你（树）下，倾斜仰望天空，仿佛在寻找某种答案，而你感受到她心脏的跳动。如同日出照在窗棂，天光打进屋檐，你进入彼此。

## 五

你再度睁眼，不再是树的外皮，而是回归人类的躯体。你对此尚存疑惑，找了间厕所的镜子确认半天，仍然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。唯一清楚的是，眼镜已经不再需要了，镜框或隐形都摘了个干净，因为你的视力现在远胜于任何人类。

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在你的印象里，裸眼技术和神经植入早已普及。刚才那一场场似真似幻的体验，身处环状的时空结构当中，一次次的转换，从一个生命体到另一个生命体，究竟是混合现实的技术所致，还是误入了沉浸式剧场、成为体验人生的游戏者？又或者是游荡的意识，附着在不同载体上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？那么现在又回归到真实身份吗？

你的疑惑如同漆膜的深渊，无从下手。清了清嗓子，你向虚空发出一句诘问：“我是谁？”

以为不会有回应，谁知意料之外的，你听到了一种声音，像系统提示音，又像一个高级人工智能：“如要回答你是谁的问题，请打开手机，翻到第三页的蓝色软件，进入系统设置，找到‘身份识别’程序，输入生辰日期、时间和出生地。”

你觉得这话耳熟，好像在哪儿听过，一股强烈的好奇让你掏出手机，按照要求输入了出生信息，很快页面上跳出明晰的解答：“根据八字盘的测试结果，你是木命，日主五行木，且是强木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你懵了。

随着你的提问，页面又接着跳出一段解读文字：“木命的人，有博爱、怜悯之心，质朴清高，骨格修长。喜吃酸味食物，对应的颜色为青色。木命人主慈，心地善良好施舍，尤其木旺之人，性格倔强，意志坚定不移。特别是壬子、癸丑、纳音桑柘木和乙丑日的木，颇有宁愿站着死、不愿跪着生的意思。”

“说的是我吗？”你沉思道。都说算命说预知未来，没想到连“我是谁”这种哲学命题都能解答？你是那株静默的树，是道具，是观察者，还是深藏在躯体中的木命人？

是的，强木命指的是木旺土弱的命理特征。土代表脾胃，木代表肝，所以通常有脾胃虚弱、消化不良和肝气郁结等健康问题。木旺盛的人身材苗条，手足细腻，有着乌黑的长发，面色青白。强木命的人以木为主，在五行中木的能量最强，但如果木命过强，可能会导致太过自信，不留余地地表现出来。因此强木命的人，颇有宁愿固执或过于敏感。另外，也易产生忧虑、烦恼和情绪不稳定。”

“我……”你真名觉得这几段判词大有玄妙，在解析你的命运，你的性格，你的健康，你的情绪，你的人生。似乎正贴合，但是又讲不上来哪里怪怪的。最终你只换了一个简单的方向追问道：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

这么难解的命题，毫无指向性，谁知系统声仍然很快有了作答。“强木，指的是五行木太旺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金可以克木，因此强木喜金。但是，水却会克火，因此强木忌水。”

金木水火土？你在心中默念，似乎是很合理的推论呢。“所以结论是，你要多跟属性为‘金’的人相处，但是减少与属性为‘水’的人相处。”

“我懂了！分析得真是太有道理了！”你大喊，同时也喊出凝结在心中已久的疑惑，“可是，这其实不就是算命吗？所以这个世界的运算机制是什么？”

“你玩沉浸式游戏不是一样，都有人物设定吗？”“你的意思是，我现在还在游戏身份里，没有回归现实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在与不在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你一定听说过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发笑的原因？”

“那么，你是谁？”如此荒谬的对话让你忍不住了，终于来到这个问题。

“我是你。”

听了这玄乎的回答，你更加疑惑：“我不明白。是不是说，你是另一个我？我精神分裂了吗，还是下一个维度位面上的我自己？”

“不如这么想：这几者之间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你的思考，你的感知，你的存在，证明了无论处于什么样的载体，你都是你。然而一旦放下我执的边界，你能成为他人。”

你闭上眼睛静思，虽然惊讶，但开始试着理解，你是你，你是他人，你是宇宙树，你是木命人，你是游戏者，你是观察者，你是角色，你是真实，你是无穷，你是终极。你的记忆就像拼图，一块块拼凑在一起，在自我和他人之间流动，在物质和信息之间穿梭，在真实和虚幻之间辨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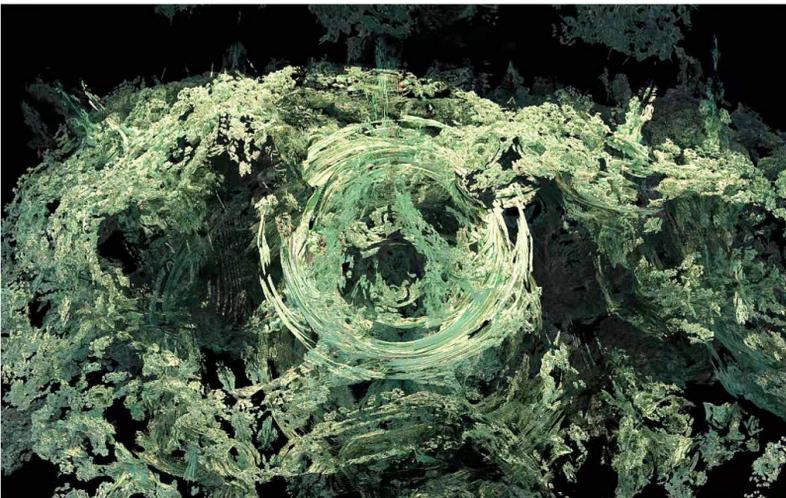
你提出最后的疑问：“但是这样反复跨越做的结果，最后，就是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清楚了？”

“那不也是一个很好的结论吗？”

你是谁？答案不再重要，因为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人：超越了身份，超越了角色，超越了边界，超越了自我。你已经成为一个无限的存在。



科幻CG影片《海上舟》之“灵光之树”



科幻CG影片《海上舟》之“分型意识”